# 阿月

阿月是个婊子，不、不能说阿月是婊子，只能说阿月是风尘女郎。

在台湾、风尘女郎大约可分为下列几种，舞女、酒女、应召女、妓女、流莺。但是阿月并不在这几种风尘女中，那又怎么说阿月是风尘女呢？

是这样的，在台湾风尘女的分界除了上述几种风尘女郎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风尘捞女，那就是地下舞厅和地下酒家，而阿月是个地下酒家的陪酒女郎。

至于什么是地下舞厅、地下酒家呢？那是另一种生存，地下舞厅与地下酒家一般来说是没有营业执照、没有招牌，也没有缴税的一种生存，亦因为没有缴税，收费就比正牌舞厅与酒家便宜一些，来往份子也复杂了一点，卫生环境也差了些，阿月就是在这种地下酒家上班，第一次碰上阿月全是一个意外。

几个朋友各捞了一点外快（赌六合彩赢来的），口袋里一有了钱，就想找个「粉味」，几句话下来，决定找家特殊的去逛逛。

带队的是「鳄鱼」，他有几家相熟的目标，鳄鱼老兄车子一开，一车五个人就杀上了饮食店。

是的，是饮食店，招牌上是这么写的，一进去后，一小间一小间的房间隔的密密的，一屋子的烟味、酒味、槟榔味，这是一家小有名气的地下酒家，也是鳄鱼相熟的一个单位。

老板娘一见鳄鱼老兄又带了几个冤大头来捧场，客气的很，立刻开了一个广阔的大房间，一进房……

「怎么那么久没来呀、鳄鱼？」老板娘是这么开口的，年纪不太大，４０左右吧？

「先亲一下再说！」鳄鱼一下就抱紧了老板娘，马上来个强吻，两支手一伸，老板娘的群子立刻被掀起来，黑色缕空三角裤、小小的，两条大腿却又白又修长。

「死鳄鱼、臭鳄鱼，你没摸过呀，才刚进门，一双鬼手就乱摸、乱摸。」老板娘推开了鳄鱼，忙把群子放下。

才不管老板娘说什么，趁群子放下之前，鳄鱼一手就伸向老板娘两腿之间，隔着三角裤向阴户摸了一把。

这一下老板娘又没躲开，只好白让鳄鱼摸了一下。

「一进来就摸，也不怕烂了手。」老板娘说着。

「妈的，老子烂了手，你的把ㄅㄨ就不烂。」鳄鱼立刻回了一句，又接着道：「今天带来几个新同学，该怎么办，你看着办。」

「放心、鳄鱼的朋友，一定让你们满意。」老板娘又接着道：「有几个女孩可以玩，我找来，让你们玩得开心。」

鳄鱼又加强了一句：「可以摸、可以挖的才要呀！」

老板娘道：「当然，你放心，一定可以摸，可以挖。」

「不能摸，来上什么班。」老板娘摇着腰，走了出去。

鳄鱼等老板娘出去了，坐了下来向我们说：「这儿的女人年纪上大了一些，但是很好玩，决对可以摸、可以挖，等一下查某来，别客气，尽量挖。」

鳄鱼刚说完话，一阵芳香，进来了几个女人。

正如鳄鱼所说，看起来不太年轻，不过，全是女人、而且香喷喷的。

「鳄鱼，五个小姐来了，看看、还可以吧？」说话的是老板娘。

「坐、坐，一个配一个全都给我坐下。」鳄鱼大声吆喝着。

旁着我坐着的女人，是的、是女人，看起来３０多了，实在不像女孩，身高约１６０，不胖也不瘦，胸前鼓鼓的，皮肤倒是白白的，一靠近还香喷喷的，嗯，可以。

五个女人全都坐下，没有被退回的。

这五个女人一坐下，叽叽喳喳的，好一阵子乱。

我身旁这女人一坐下，一阵芳香扑，她倒了一杯酒，捧起酒，对我说：「我叫阿月，这位帅哥怎么称呼呀？」

阿月(2)

「帅哥！」嘿嘿、早２０年或许吧！现在未免有点肉麻，这女人一开口就是一大碗迷汤，得小心点，免得行了一辈子船、却在这儿晕船，那就糗大了。

打醒精神正待回话，鳄鱼那头早开了口。

「对、就是这样，阿月我跟你说，这个帅哥叫部长、就是部长的弟弟，你全套功夫都搬出来就对了。」

嗯了一声，阿月整个身子全靠了过来，胸前双乳整个贴在我右半边身子，软绵绵的感觉，挺舒服的。